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上

冠十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

序曰夫法者何耶所謂憑准修行清神洗惑而為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眾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群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淪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為出道之階

基正法為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云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遺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

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踈淪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法義篇第四之一

晉戴安公釋疑論

戴安公與遠法師書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安公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公答周居士難論并答

遠法師與戴安公書并答

何承天報應問并劉少府答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并問答往復書

秦主姚興述佛法深義并答此下見下卷

唐沙門慧淨析疑論并述

晉戴安公釋疑論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為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東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

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為姦詭者自足乎一

世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

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

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

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

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

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

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

令胤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

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

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疋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撿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

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已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廣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戴安公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

卷十

四

於積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冥理難推近情易纏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

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
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
相悉人物來往亦未始斲忘分命窮達非常
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
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
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
尋省

周道祖難釋疑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
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
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
經教始昭然有歸故請以先覺語當今之學
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

冠

五

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
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忘懷闇昧直置而已
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互逆順
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
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升降履
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
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已其効明矣又勸教
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
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
車芻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今循
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守足於
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贖
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
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冉長悲
於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

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否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邳宛以豐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醫貪愛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萬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麤宜有未盡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故永悲以窮年君旣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疎而

冠十

六

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鍾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戴安公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聞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者思聞啓誨旣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辯不自暢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戴安公答周居士難論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旣辱還告并送來難辯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旣殊孰是能正苟懷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呼識

技常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實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
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
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
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
既能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
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已非爲無理可
喻也若舍已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難曰勸
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真空設耶夫善
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
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
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
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

虛教以眩於世也是以前論云因神道以設
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
事適者也難曰安于懷仁不沒其身臧會以
僭有後魯國則分命所鍾於何而審玄明之
唱更爲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惡之有
定不由於積行也若夫仁者爲善之嘉行安
于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會爲之
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
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
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
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
分非爲成疑府也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否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
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郟宛以豐深莫救
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否非新壽天自

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濃獲沒豐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臣宜以極逆罹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邾乎君所謂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答曰夫天理冥昧變狀難明且當推已兆於終古考應報之成跡耳至於善惡禍福或有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

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咎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

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

天網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謹叙

周居士答

見重申釋疑論辭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燭火須成旨因上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與戴安公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暫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于商臣之流可不思而

得釋慧遠頓首

戴安公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誠信彌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攄散此蓋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三報曠遠難以辭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覲展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

安公和南

冠十

何承天報應問

十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

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豈有得免刀俎者鷄翻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鷄也群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鷄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獲三品實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

卷十

十一

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劉少府答何承天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棄之言乎以龍鬼之陋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許因果不謬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

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
鑑能致水緣滅燧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
滅耳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
塩梅故鵝殺於人猶蟲死於鷄鵝蟲見世受
人鷄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人孝
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
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令德剖心沉淵
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踈而不失
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
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
淨滌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陷窅非我無謀
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
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
周適非王發有天命禮是踈制理固從實伯
邑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曰非大智

冠十

十二

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
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
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
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鈞
不網詩翼五豨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
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
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
至矣哉祇藉來諄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
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
諸君子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
務寡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
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鑿生
方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

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冠十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十三

法勗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

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永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旣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

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
況真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
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
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

冠十

十四

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廢聖學之路而
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旣已紛錯群黎何由歸
真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
緣辰暮以往復沉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
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
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
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
紛錯魚兔旣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
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

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
悟耶

初答夫累旣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
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
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
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不得不以漸使夫涉學
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
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冠十

十五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
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
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
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
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_下

陪一

唐 釋 道 宣

撰

辯宗論之餘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與真知異麟再問以何為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
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為用用常在理
故永為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
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
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
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
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
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

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已他者
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
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大小故
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
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
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
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
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
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
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
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
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

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網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

激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助維之問或

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

關於曾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

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所從而超哉

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

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

礙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

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

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軫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竒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又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

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

昂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齊則反本

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下答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

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歇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閱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昇養慚書於羅趙觸類之躋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

陪一

五

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而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求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

旨明在有者能為達理之諫是為交賒相傾
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
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
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
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
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
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
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為用用暫在理不恒
其知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
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

浩一

六

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
轉理暫為用者又不知以為稱知

論曰教為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
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
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為此則彼廢耳非為理
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
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
彌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
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唇言耳尋覽
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
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
然後對無兆兼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
王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耶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為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為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為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為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

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問曰教為用而累伏為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為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為理累相推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為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携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

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
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徵理析莫不精
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
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咀迴披叙無
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陸一

更尋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爾耳
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
當共面盡脫有厝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
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未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
能不以爲欣檀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
耳且聊試畧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
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

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
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
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
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已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什公
評詳厥衷遂有哀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
尋復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
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
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
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什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
今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浪之言不足以會理然會襟之中欲有少許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匠者可為折衷余以為三世一統循環為用過去雖滅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注言五陰塊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常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為色五陰皆爾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為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為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過去若無過去未來則非通理經法所不許又十二因緣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過去未來則與此法相違所以者何如有穀于地水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先有則不名從緣而生又若先有則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法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

自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況若不繫之舟無所倚泊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相應細以相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塵

陪一

十一

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囑所建禮觀之日承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

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嵩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淵玄詞致清勝間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日真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欲諮所未悟耳臣嵩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遠契聖心兼復抑正衆說宗塗疊疊超絕常境欣悟之至

陪一

十二

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覈該備實非愚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有不即真兩實有不即真兩實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摠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實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真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詔云放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

參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
精粗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
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
其大雖現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
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
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
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
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網明
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
益法華經云弗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
咸皆生疑又云處閻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
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
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
變令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
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

若復哀矜重開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
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
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
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
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俱
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
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
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沉復斷耶
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
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真諦又論云諸法若實
則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
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
宗極唯願仁慈重加誨諭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為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大

陪一

十四

光明普照一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為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為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誥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本不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今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為鹿在鳥為鳥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

華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寞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二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卿又問明道之無為為當同諸法之自空為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陪一所不及道之無為所寄耶吾意以謂為道止無為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

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當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此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諭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真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謂朗然幽燭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

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美誠復欣戴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誅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音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昏塞觸事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喻過美益以不安

析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附一

十六

太子中舍辛誦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染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誦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

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
環幽難敦以縱橫揆藻紛其絡繹非夫哲士
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
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
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大覺語從俗異
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
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
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
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
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
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
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辨百難
斯滯

陪一

十七

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詭
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
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
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倅日月浸灌之方時
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
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莛楹亂其橫豎
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
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
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
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
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
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
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
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

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

陪一

六

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

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罩真如以之自顯附一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十九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闡澤有言孔老法天諸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保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

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掛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下

音釋

勛 許玉切 羿 倪制切 輶 竹留切 祛 去魚切 躓 支

也 切 踏切 憧 快辨也 憇 愚也 筌 此綠切 取 厝

倉故切 替 他計切 嶠 渠廟切 折 衷 陽

折衷斷也 疊 無匪也 研 銳而高者 折 衷 陽

其中也 斫 役也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拓 他各切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斫

揆 舒瞻切 蠶 而充切 菌 渠殞切 輶 合果切 盛

殤 成式切 未 建 特丁切 媼 醜也 蕘 五切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

也 齟 苦紺切 郢 以整切 顛 音謚 畢 瑗 巨